



古文奇賞卷之十三

古吳陳仁錫選評　仁和郎斗金重訂

南華眞經序　晉郭象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之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遘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

覩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遺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于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怳之庭矣雖復貪

未知果否

郭象註莊酈道元註水經與天壤二寶

棲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莊子註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爲之由乎無爲也取于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

堯無對許由有匠精可之言

不使許由享難居之名由知已失凡過譽人者適所以謗之也

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于當塗當塗者自必于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由之也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天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匹矣何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故羣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己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元然立乎高山之頂非夫人有情于自守守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此故俗中之一物而為堯之外臣耳若以外臣代乎內主斯有為君之

名。而無任君之實也。註逍遙遊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竅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爲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已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爲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總名也。莫適爲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

夫有是有非

者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非非矣非非則無非非是則無是註齊物論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生之所知豈情之所知哉故有情于爲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聰明矣有情以爲賢聖而弗能也然賢聖以無情而賢聖也豈眞賢聖絶遠而離曠難慕哉雖下愚聾瞽及鷄鳴狗吠豈有情于爲之亦終不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顔孔之際終莫之

德厚信矼未達人氣不通嬰兒之說人不赤子則王公必乘人鬪其

得也是以闇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司形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註人間世）人之生也形雖七尺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者爲或不爲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有者衆爲之所爲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器之而求

大宗師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息深深真言真味正在一体之中

一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爲不敢異異則僞成矣僞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之所爲者有分故在而不强也知人之所知者有涯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崖自困則一體之中知與不知闇相與會而俱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 夫無力之力莫大于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爲故舟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

天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眞乎非此註不解

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不謂今之所遇可係而在豈不昧哉人耳人耳雖顧爲人也亦猶今之踴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豈故爲哉生非故爲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 註大宗師

夫工人無爲于刻木而有爲于用斧主上無爲于親事而有爲于用臣臣能親事主能用臣斧能刻木而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爲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

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咸得而無爲之理至矣註天以道

小求大理終不得各安其分則大小俱足矣若毫末不求天地之功則周身之餘皆爲棄物天地不見大于秋毫則顧其形象裁自足耳將何以知細之定細大之定大也

天下莫不相與爲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爲斯東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與爲脣齒脣齒者未嘗相爲而脣亡則齒寒故彼之自爲濟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故因其自爲而無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無矣因其不可相無而有其功則天下之功莫不皆有矣若乃亡其自爲之功而

道者必于理達理者必于權明權者不物害已

思夫相爲之惠惠之愈勤而僞薄滋甚天下失業而情性瀾漫矣故其功分無時可定也[illegible]物之生也非知生而生也則生之行也豈知行而行哉故足不知所以行目不知所以見心不知所以知俛然而自得矣遲速之節聰明之鑒或能或否皆非我也而或者因欲有其身而矜其能所以逆其天機而傷其神器也至人知天機之不可易也故捐聰明棄智慮魄然忘其危而任其自動故萬物無動而不逍遥也 註秋水

論語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焉亦欲明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此篇大意

以起高讓遠退之風故被其風者雖貪冒之人乘天衢入紫庭猶時慨然中路而嘆況其凡乎故夷許之徒足以當稷契對伊呂矣夫居山谷而弘天下者雖不俱為聖佐不猶高于蒙埃塵者乎其事雖難為然其風少弊故可遺也曰夷許之弊安在曰許由之弊使人飾讓以求進遂至子之噲也伯夷之風使暴虐之君得賜其壽而莫之敢亢也尹呂之弊使天下貪冒之雄敢行簒逆唯聖人無迹故無弊也若以伊呂為聖人之迹則伯夷叔齊亦聖人之迹也若以伯夷叔齊非聖人之迹邪則伊呂之事亦非聖矣夫聖人

是物之自行故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我本無迹故物得其迹迹得而强名聖則聖者乃無迹之名也王註

行其疏莊衛而進各聖則聖名乃無進之名也王註謂
曰儕父自行散無迹然則所謂聖者求本無迹救術

以女弱之軀忿父辱之酷痛感仇黨之凶言奮然抗頸入爲俱權塞言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今古至情今古至文

龐娥親傳

皇甫謐

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爲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讐壽深以爲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彊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淯出行聞壽此言還以啓娥親娥親既素有報讐之心又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隕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爲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僥倖邪陰市名刀挾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爲

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
隣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逆見中害每諫止之
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
烈之志而強弱不敵邂逅不制則爲重受禍于壽絕
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爲門戶之計娥親曰
壯○而○婉○淋
父母之讐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視
漓○層○疊○文○生○于○情○徒豪舉何爲
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
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卿心況我則李壽不可
得殺論我之心壽必爲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
刀訖扼腕切齒悲涕長嘆家人及隣里咸共笑之娥

親謂左右曰卿等笑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刀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鹿車伺壽至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乃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

娥親郎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讐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爲之悲喜

胡然而矣胡然而䙝

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讐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于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爲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隕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强載還家涼

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刋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東帛二十端禮之海内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黄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

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自號玄晏先生少恚風痺年二十餘尚未知學叔母任氏課之藝業以隱終焉

綽蘭亭詩流風拂狂渚亭雲蔭九臯鶯語登修竹游鱗戲海濤携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未在聞韶

序蘭亭詩後

晉孫綽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以其渟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于朝市則克屈之心生野步于林野則寥落之興永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于曖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于南澗高嶺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蔭長松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于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然焉復覺鵬鷃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互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卽所

羨愛之
揮筆落電
諸賢海濤
今修竹游
山阜鶯啼
溪亭雲際
流風桃花
樂蘭亭詩

賦詩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

其

耶故

古人以水

序蘭亭序

武帝耕籍田岳作賦美其事以才取嫉栖遲十年出令河陽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並爲帝所寵乃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鞧和嶠刺促不得休惜哉賈謐二十四友

九品議

晉 潘岳

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勿失其性君不獨治于是乎建牧立監陳其輔佐故曰天工人其代之然則高官厚祿非明崇賢所以與治卑位下役非爲鄙愚所以供職雖或開榮辱之門有爭競之弊而百王莫之能易者此道不可以二故也方今天下隆平四海攸同薦賢達善各以類進夫觀民宣化爲治之本雖實小邑猶須其人又中正之身優劣縣殊苟知人者智則不知者謬矣莫如達官各舉其屬薦岳九列朝所取信郡守雖輕有刺史薦舉之當否實司其事

岳爲其首玷此如花之筆○岳與石崇並刑先是岳金谷詩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考績累名應黜陟焉進賢受賞不進賢甘戮湛勸旣明爲人自爲謀庶公道大行而私謁息矣

荆州刺史東武戴侯楊使君碑

君誕保靈和繼搼載德宣哲清朗直道高簡若乃嘉號推賢博愛濟衆邦黨服其義而縉紳慕其風于時文后曆數在躬相國幕府實允華夏尤德咸事俊乂在官成君名器納字參軍宏畧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西陵之役縣君深入親薄寇壘躬衍天誅旣而救兵不進糧盡道窮因乃憮然廻慮殿其衆而返雖爲法受黜勳庸未崇而天下伏其勇世主思其忠

庚尚書誄

寛而能懷威而不猛化行如形民應如影曠曠虛坐翩翩玄幕几席生塵空館寥廓

弔孟嘗君文

人罔貴賤士無眞僞延入如歸望賓若企出握秦機入專齊政右盼而嬴強左顧而田競且以造化爲水天地爲舟樂則齊喜哀則同憂豈區區之國而大邦是謀瑣瑣之身而名利是求畏首畏尾東奔西囚志撓於木偶命縣於狐裘

馬汧督誄 有序

維元康六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氐又肆逆焉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畤州伯宵遁乎大谿若夫偏師禆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于境秦隴之僭孽更爲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眾據十雉之城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荛罄絕于是乎發

梁棟而用之蜀以鍥鑠機關既縱礌而又𣅿焉言具鍥鑊

繫木爲機關既縱之以礌敵𠀠又收上罥繫也

爨陳焦之麥柿柖𣗥之松柿削

柿也柖榴也楠榱也陳久也焦黑也柿木削皮也

用能薪芻不置人畜取給

青烟旁起櫪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懇乃闕地而攻闕掘也

子命穴浚壍寘壺鐳瓶甀以偵之壺鐳瓶甀並器名言以此置器深坑聽之器中則知穴處偵覘也

將穿響作因焚積火熏之潛氏殲焉穬大麥潛氏謂穴中者

久之安西夏侯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契書部錄糧儲之數也

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檟楚之辭連之謂杖下之言連文也

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群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勛効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遝許而子固巳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聳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玆寵榮然潔士之聳穢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貿首之讐也口不言而心害之之謂噤甘茂與樗里疾爲貿首之讐貿首願以巳首易人之首也語

曰或戒其子慎毋爲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丘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它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辠也乃誄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于都市手劒父讐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忼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未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

子以恥身而裁其守兵亡加衛墉不增築棼棼群犴
豺虎競逐輩更恣睢潛踦官寺齊萬虓闞震驚台司
聲勢沸騰種落熾熾旌旗電野戈矛林植形珠星流
飛矢雨集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爨麥而炊負戶以汲
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
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寒士挾纊
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窋攻九地之下愜愜窮城
氣若亡假昔命縣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傳智贍
貞以甁壼劇以長塹錘未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
抔穴以飲木石匱竭其稈空虛瞯然馬生傲若有餘

妙句

牙梁爲礧柟松爲舠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
身伏斧質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
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
化爲寇糧實賴夫子思謩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
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
甘棠勿翦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盈䈂
孰是勛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
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
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
硠硠高致發憤囹圄没而猶眡嗚呼哀哉安平出奇

克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汧城之人亦猶齊趙因田單張孟談而安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冉須況曰家僕言雖傾倉廩及所虜狄以賜之亦無不可况用家粟私以坐其罪乎僕剔子雙龜貫以三木剔奪也雙龜爲督守及關中矣故雙龜也三木杻械枷也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携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增乃牙其門司勳班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文情高邁
勢如游龍

與桓秘書

晋習鑿齒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潸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夕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瑰瑋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

往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爲景升乎

修隱一

功名二

遊說三

報羊希書

晉周朗

凡士之置身有三一則雲戶岫寢欒危桂棨秫芝浮霜剪松沉雪憐肌蓄髓寶氣愛魄非但土石侯卿腐鴆良錦實乃竚意天后覗目羽人次則刳心掃志剖命驅生橫議于雲臺之下功辭于宣室之上衍主德而批民患進貞白而黜奸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勳蔑使車軌一風旬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饕粘而出望蒴而入結冕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首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瞑目扼捥陳縱橫于四

海理有泰則止而進調覺忤則反而還閒居違官交造頻罷捐慕遺憂夷毀銷譽呼噏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蔾旣滿方杜長者之轍。穀稼是辭自絕世豪之餼。塵生牀幃。苔積階除。檐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開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奥右。頗得宿酒數壺。按茲拭蕆。讐方校古。時復陳局。露初奠觴。星曉驩然。不覺是羲皇上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俟欽之罷候封勒之畢當敬覲邠酆肅尋伊鄗傍

眺燕趙邪履遼衛覘我周之畛迹吊他賢之憂其
其少涉未休此欲但理寔詭囿物好交加或徵勢而
笑其言或覬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于梁
人況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

自

二語可作交儆

客傲

晉郭璞

客傲郭生曰王以兼城爲寳士以知名爲賢明月不妄映蘭葩豈虚鮮令足下旣以拔文秀於叢薈蔭弱根於慶雲陵扶搖而竦翮揮清瀾以濯鱗而響不徹於一皐價不登乎千金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進不爲諧隱退不爲放言無沈冥之韻而希風乎嚴光徒費思於鑽味摹洞林乎連山尚何名乎攀驪龍之髯撫翠禽之毛者而不得絕霞肆跨大津者未之前聞也郭生粲然而笑曰鷦鷯不可與論雲翼井蛙難與量海鼇雖然將袪子之惑訊以未悟其可乎

乃耆地維中絕乾光墜釆皇運暫回廓祚淮海龍德時乘群才雲駭藹若鄧林之會逸翰爛若溟海之納奔濤不煩咨嗟之訪不假蒲帛之招羈九有之奇駿咸總之於一朝豈惟豐沛之英南陽之豪昆吾挺鋒驌驦軒髦杞梓競敷蘭黃爭翹嚶聲冠于伐木援類繁乎拔茅是以水無浪士巖無幽人刈蘭不暇爨桂不給安事錯薪乎且夫窟泉之潛不思雲葷熈冰之釆不羨旭晞混光耀于埃藹並亦步顧滄浪之深秋陽之映乎登降紛于九五潘漠懸乎龍津蚓蛾以不才陸稿莽虵以騰鶩暴鱗連城之寳藏于褐裏三秀

雖豔麋于麗采香惡乎芬賈惡乎在是以不塵不冥不驪不騂支離其神蕭悴其形形廢則神王迹麁而名生體全者爲犧至獨者不孤傲俗者不足以自得默覺者不足以涉無故不恢心而形遺不外累而智喪無巖穴而冥寂無江湖而放浪玄悟不以應機洞鑒不以昭曠不物物我我不是是非非忘意非我意得意非我懷寄羣籟乎無象域萬殊於一歸不壽殤子不夭彭籛不壯秋毫不小太山蚊蚋與天地齊流蜉蝣與大椿齒年然一闔一開兩儀之迹一冲一溢懸象之節渙沍期於寒暑凋蔚要乎春秋青陽之翠

秀龍豹之委頹駿狠之長暉玄陸之短景故臯壤爲
悲欣之府蝴蝶爲物化之器矣夫庶黎黃之音者不
聾蟪蛄之吟豁雲臺之觀者必閟帶索之歎縱蹈而
詠採薺擁壁而歎抱關戰機心以外物不能得意于
一弦悟往復於嗟歎安可與言樂天者乎若乃莊周
偃蹇於漆園老萊婆娑於林窟嚴平澄漠于壥肆梅
眞隱淪乎市卒梁生吟嘯而矯迹焦先混沌而槁杌
阮公昏酣而賣傲翟叟遯形以倏忽吾不幾韻于數
賢故寂然玩此員策與智骨





武帝覽表嘉其誠款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膳事母卒終服而後官之

陳情表

晉李密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獨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

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于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爲尤甚且臣少仕僞朝蜀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主敘年庚已自惻然

區不能廢遠謂廢養而遠離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

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薦譙元彥表

晉桓溫

臣聞大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昏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跡以敦在三之節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兎罝絕響于中林白駒無聞于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羅（武羅伯夏賢人）于羿浞之墟想王蠋于亡齊之境竊聞巴西譙秀

[illegible]無恬鱗
[illegible]無靜柯
[illegible]微莫保
[illegible]在得人

植操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于時皇極盡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凶命屢招姦威相逼身寄虎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跡不面僞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機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于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爲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遯之敝若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囂俗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

不食十四日死

對○莽以堯舜巢許

讀此文莊生可賀矣

弔莊周文

嵇含

帝壻王弘遠華池豐屋廣延賢彥圖莊生垂綸之象記先達辭聘之事畫眞人於刻桷之室載退士於進趣之堂可謂託非其所可弔不可讚也其辭曰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清窮玄極曠人僞俗季眞風旣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幼失貫於是借玄虛以助溺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尚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嚴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

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湮晦遂含悲而吐曲

稽含字君道蕃子歷襄城太守爲荆州司馬郭勵所殺

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鑒也荀奉倩衰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

取禍豈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僞動權勢學
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誡
之譬也謝幼輿贓賄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然
則荘生所嗤豈特王弘遠而已哉

則莊生所謂豈特王弘遠而已哉

文聲也。謝幼輿賦嵇間籧蒢其餘魚之吉也。然

彼身外已之風也。阮嗣宗浣衲荒迷乎畏途相識

取禍蟲和光同塵之流也齊于交川[illegible]

狀物極工結語更出意表殊耐想

沈慶之不致何尚之絲而復返其遐立海南者歟

與韓康伯牋　　俞益期

惟檳榔樹最南游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異。予在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餘。葉聚木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穊。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縆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廓。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遐立海南。遼然萬里。不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深。

沈懷遠

南越志

韓伯字康伯頴川長社人歷豫章太守吏部尚書
領軍將軍
豫章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適
在南與康伯書

右軍自去會稽內史遂不肯復出自誓父母墓下詞致確苦

與吏部謝萬書

晉王羲之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徉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近人自遠）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爲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愈近愈旨）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

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于此也

清眞幽淡使人之意也消○是時逸少春秋纔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屑以爲坐王懷祖之故待之淺矣○誓墓詞云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能容

與會稽王牋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究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於當年何

論其文前 [illegible]

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諸求已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以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筭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

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内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于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為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

晉人通病

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遺殷浩書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

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寛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内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中允之言常屈于當權令軍破于外資竭於内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校各復舊鎭自長

乎王與屈遠反

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荅群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群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輔闕廣延群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日

忠謀苦言

徵發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眼前真景便是胸中好文

蘭亭記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極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

天然去雕飾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巳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爲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爲虛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敘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



不諛墓不諛友不諛名士可傳○東坡不肯作墓誌至辭天子之命平生纔作五篇此豈容易落筆况淵明意中人無不寫照傳矣

晉故征西大將軍孟府君傳 并贊

晉 陶潛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爲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焉遂爲縣人也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歎君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頴川庾亮以帝舅名望

若○履深薄

○句○絜○

并郭遜亦

稱其弟

稱亮

結奉母二弟居案

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君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君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君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大傅河南褚褒簡穆有器識時爲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君在坐次甚遠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自覓褒歷覯遂指君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

偁褒

非簡穆何以得此人

笑喜褒之得君奇君爲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曰桓温參軍君色和而玉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游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君帽墮落温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君初不自覺良久如厠温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温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温温以著坐處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荅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删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

不稱温

温亦有心人

不稱盛

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君嘗爲刺史謝永別
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
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
適逢君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
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君
之從者君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
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
郎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
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
歸温從容謂君曰人不可無勢吾乃能駕御卿後以

只此志銘載溫所言只其嘲笑亦可厭也

疾終于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于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荅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荅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稱含）孟生善酣不愆其義光祿大夫南陽劉耽（稱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否荅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見非無因）如此淵明先親君之第四女也（見非過美）凱風寒泉之思實鍾（有感）厥心謹按採行事撰為此傳懼或乖謬有虧大雅君

子之德所以戰戰兢兢若履深薄云爾

桃花源記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荅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

何消大驚

村中人來問訊亦俗

村中皆出酒食更俗

浮雲思親友也故曰競用新好以招餘情情一也新好能招之則散舊能奪之常如

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徑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

停雲之思
即桃源可
無遊矣

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
荒路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
童孺縱行歌班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
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
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旣異源旋復還幽蔽
借問遊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與子儼等疏

告儼俟份佚佟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
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
音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

無慙兒子

故耶差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敝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慙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遂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稚小家貧每役柴

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輩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七十而終兄弟同居至于沒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尚之汝其愼哉吾復何言

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窆永寧后土感生平之游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

摧心淚懸懸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槩孝發幼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齠齔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同房之歡冬無縕褐夏渴瓢簞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

之忽忽饑寒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俱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携手寘彼衆意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温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嫠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余惟人斯昧兹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旐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茂安得書輒千呼前伏讀三周舉家大小翕然忘愁也

答車茂安書　　晉陸雲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鄮令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慼何可爾耶輒爲足下具說鄮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艷而已皆有實徵也縣去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汎船長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遏長川以爲陂燔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鈒成雲下鈒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

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恒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臘既畢嚴霜隕而蒹葭萎林鳥祭而罻羅設囚民癉欲順時遊獵結罝繞堤密網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眞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邊海浦隔截曲隈隨湖進退采蜯捕魚鱣鮪赤尾鯸齒比目不可紀名鱠鱺鰒炙鱟鯸烝鱉首臛鯊鮆眞東海之雋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蜯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遊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沉淪涇渭飲

突入奇

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鄮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嘆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朴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夫賢姊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送勿爲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眞說此意吾不虛言停及不一一　陸雲白

雲字士龍少與兄機齊名吳平入洛刺史周浚辟

爲從事公府掾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後拜吳王郎中令成都王穎表爲淸河內史屢以正言忤旨機敗并見害

與平原書

雲再拜爾乃使熊羆之士虓闞之將雄聲泉踊逸氣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羕淇音於寂寞先無聲而高唱元兵騁紛若屯雲渙若積波授鼓斯謐靜言勿譁嚴鼓隱其雲栽萬夫翕而咸和治安步以止立應金奏而靡戈進總干以秉言退揮旅而星維禮旣畢歸旅將振尋縈員轉因灂碁旋若疾流之

手選有離騷以此

畢竟單行

繞駿沉鶩颸之扉狂塵羊腸轉時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而朝興涂蒙雨而後清景帶天而先澄陪臣於彫轄列名僚於後乘猛將起而嘯商風肅其來應士憑勢而響駭馬噓天而景凌

雲再拜嘗聞湯仲歎九歌昔讀楚辭意不大愛之頃日視之實自清絕滔滔故自是識者古今來爲如此種文屯爲宗矣視九章時有善語大類是穢文不難舉意視九歌便自歸謝絕思兄常欲其作詩文獨未作此曹語若消息小往顧兄可試作之兄復不作者恐此文獨單行千載間常謂此曹語不好視九歌止

自可歎息王褒作九懷亦極佳恐猶自繼眞玄盛稱
九辯意甚不愛
雲再拜蔡氏所長唯銘頌耳銘之善者亦復數篇其
餘平平耳兄詩賦自與絕域不當稍與比校張公昔
亦云兄新聲多之不同也典當故爲未及彥藏亦云
爾文古今兄文章所未得與校者亦惟兄所道數都賦
耳其餘雖有小勝負大都自皆爲雌耳張公父子亦
語雲兄文過子安子安諸兄賦復不皆過其便可兩
不與公論雲謂兄作二京必得無疑久勸兄兄爲耳

弔魏武帝文　　晉陸機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游乎秘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慨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覩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日蝕由乎交分山崩起于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

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于區區之木光于四表者
翳乎蕞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于哀志長筭
屈于短日遠跡頓于促路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
黔黎之怪顏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家嗣貽謀四子經
國之略旣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
也至于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
矣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
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
得乎亾者無存然而婉孌房闥之內綢繆家人之務
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婕妤妓人皆著銅雀臺於臺堂

上施八尺牀繐帳朝晡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事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旣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遺求與遺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塗之多違佇重淵以育鱗撫慶
雲而遐飛運禮道之載德乗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
電擊舉勍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
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舉修網之絕紀紐大
音之解徽掃雲物以貞觀要萬塗而來歸丕大德以
宏覆援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
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簣於浚谷擠爲
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
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
雖光昭於曩載將税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綿邈耿千

載之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于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瘳彌四旬而成災詠歸塗以反旆登崤澠而揭來次洛汭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伊君王之赫奕寔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葢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强而不殘毎因禍而禔福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積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嚬瘁指季豹而漼焉氣衝襟以

嗚咽涕垂睫而汍瀾違率土以靜寐哉彌天乎一棺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恤始命臨沒而肇揚援貞吝以惎悔雖在我而不藏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於婉孌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戚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目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徽清絃而獨奏進脯糒而誰嘗悼繐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雀臺而羣悲眝美目其何望

此晁錯最開

既聯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

魏武命世之傑然脫不得姦雄二字遺天道文爲後世所窺遂爲議論奇貨應其生平想當然耳然讀士瑜弔文乃知書生累落英雄度內也

大田議

臣聞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導農以利則耕夫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言其不起波濤湛寂自如

辨亡論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荊揚而奄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偪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以納謨士之筭故魯肅一面而

論曹是論劉○非

抑揚處極有公論

自托士燮蒙險而致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闕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齊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爲政矣地方幾

晋魏間多此等語句

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有巨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亾之患也或曰吳蜀脣齒之國蜀滅則吳亾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亾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鋭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亾朝臣異謀或

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
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
氣固無可遏之理而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
技以就所屈則荊揚而爭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將
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闡之亂憑寶城以延強寇
重資幣以誘羣蠻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懸於江
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
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
甲養威反虜踠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強寇敗績
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車東西同捷

獻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亾邦國殄瘁不其然歟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玄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也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亾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

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後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沖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illegible]之國

俗[illegible]若是不可[illegible]也[illegible]其十[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言之同[illegible]故其宜也[illegible][illegible]與之其[illegible][illegible]而不同

變文之言[illegible]所以[illegible]甚一又是以[illegible][illegible]同[illegible]

守十之[illegible]故[illegible]已以[illegible]百[illegible]故患以致人而[illegible]中以

何能所以用之有失也是故先王[illegible]綸岡之文[illegible]害

言之人[illegible]多[illegible]也[illegible]文之[illegible]易[illegible]也而不與而[illegible]者

[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之[illegible]言[illegible]也山川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女史箴

華懼后族淩盛假女史以示戒焉

晉張華

茫茫造化二儀旣分散氣流形旣陶旣甄在帝庖羲肇經天人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家道以正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吉婉嫕淑慎正位居室施衿結褵虔恭中饋肅慎爾儀式瞻清懿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莊王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不聽鄭衛之音以厲桓公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悋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

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性之不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夫出言知微。而榮辱由茲。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無恃爾貴。隆隆者墜。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比心螽斯。則繁爾類。驩不可以瀆。寵不可以專。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冶容求好。君子所讐。結恩而絕。職此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極肺腑人長懷不如之娓

讓開府表

晉羊祜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為衆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衆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誡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中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亦尋而至願復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誡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

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
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
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功使
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于版
築之下有隱才于屠釣之閒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爲
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且臣忝竊雖久
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臣所見
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朝光祿
大夫曾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莅政
弘簡在公正色皆服事華髮以禮始終雖歷內外之

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

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

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前恩謂儀

同也不爾留連必于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

表惟陛下察匹夫之志不可以奪留連謂因儀同之命而羈留也

夫位卑下察臣夫人之言以分之令而歸諸遊
卑之言也職與間間縣同
而分尊肯且心于外商本朝中下不得其要斷諸論用拜
遠將未通方開後事宜審思使臣得盡選也請儀息
天下之準少益日以是以書心守節無有進之志今
進不果姦則之察而新不察也選臣頁遊之何以寡

西[illegible]諸賊在地下豈堪聞此語

讓中書監表　晉庾亮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洛陽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元帝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邀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眷同國士又申之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頻繁繁多也省闥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

其心事可使在城市而不喧

實在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于陛下后之兄也（亮明穆皇后兄也）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黨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于朝無援于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雖寒微每見容）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于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財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

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耶直由婚
媾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于國
是以疎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于百姓之心則禍成
重闈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
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
防嫌以明公道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
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
待也雖陛下二相（敦導）明其愚款朝士百寮頗識其誠天
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寵榮臣
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

遵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實
仰覽殷鑒量巳知獘身不足惜爲國取侮是以悾悾
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埀察諒憂懼屏營不知所
厝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巳久臣之罪又
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
之愚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白起降趙卒論

晉何晏

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况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爲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

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祖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不悟而不諱則毋所以遠智也可謂善戰而禍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名爵于河內夫以秦之强而十五以上死傷過半者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稱奇哉若後之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爲害禍大於劇戰也

[illegible]心[illegible]遊由古憂來申九族悲秦假三良悲黃鳥傷之也又曰風來不可託鳥去豈為聽

詣闕上表

宋謝靈運

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窮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顗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沓此雖粗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為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從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為何事及見顗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愳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戮司敗。以正國典。晋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

今虛聲爲辠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群或勇寇鄉邦劒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之辠山栖之士而構陵上之釁今影迹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忝其生寔悲其痛誠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東骸歸款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疾發動尸有恍惚不知所陳

與廬陵王義眞書

會稽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但季世慕

答鮑特進詩所往山南南檐臨牖北戶背岩以北忌心常無所

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沅萬齡辭事就閒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無意昔聞虛想岩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遊名山志

夫衣食生之所資山水性之所適今滯所資之累擁其所適之性耳俗議多云歡足本在華堂枕岩漱流者乏於大志故保其枯槁予謂不然君子有愛已之

著耶

悠然欲見南山

情有救物之能横流之獘非才不治故有屈已以濟彼豈以名利之場賢於清曠之域邪語萬乘則與湖有縱轡論儲貳則嵩山有絕控又陶朱高揖越相留侯願辭漢傅推此而言可以明矣



奇庭整
敘事

祭古冢文

宋 謝惠連

起卓

東府掘城北壍入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甎甓以木爲椁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棺題曰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漆有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南人以手觸物曰棖）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于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漠君云爾元嘉七年七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

有名者不傳而無名者傳

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其勝鄢之祭樹爲寘漢
君之靈忝總徒旅版築是司窮泉爲塹聚壤成基一
槨既啓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鍤漣洏舊靈已毀塗
車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櫛李盍或爐罏蕪
傳餘飾瓜表遺犀追惟夫子生是何代曜質幾年潛
靈幾載爲壽爲夭寧顯寧晦銘誌湮滅姓氏不傳今
誰子後冕諸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
仞斯齊墉不可轉塹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頹循
題興念撫俑增哀黃腸以栢木黃心累在棺外也房墓中室也射聲垂仁
彼流遲陳龍祠骸府阿掩骼成曲仰羨古風爲君

旼十輪移北隍窀穸東麓壙即新甃棺仍舊木合葬
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雙寃洒以兩壺牲以
特豚幽靈髣髴歆我犧樽嗚呼哀哉

徐州由盧步騎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哉

非古周公所存微遺昔義題前變遷所以西[illegible]以

[illegible]十輪校北臨[illegible]交東[illegible][illegible]前[illegible]皆指[illegible]佳本合[illegible]

綜其華藻
情悲調逸
者韻之便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語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遊曰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濶始以今日食時僅登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風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睇方曛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靈飲景參差代雄淩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

起思鳥群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脈通連苧蒿攸積茨蘆所繁栖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强捕小號噪驚競紛乎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烟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寫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峰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縟若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靄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潀洞所積溪壑所

射鼓怒之所歷擊湧澓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
狶州南薄鷰爪北極雷澱削長埋短可數百里其中
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舟百川寫泄萬壑輕烟不流
華鼎振涾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散渙長驚電透箭疾
穹溘崩聚坻飛嶺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碪石為之
摧碎碕岍為之虀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
心驚慓矣至于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鵞海鴨
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
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
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翮夕景欲沉曉霧將合孤鶴

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飈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爲我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照字明遠東海人歷選中書舍人爲臨海王子頊前軍參軍子頊舉兵敗遇害

妹令暉照荅孝武云臣妹才自亞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如美人臨鏡如玉樹搖風

凌烟樓銘 并序

宋鮑照

臣聞遷飈薦響唱徵効長（一作東）垂波鑒景功少致深是以冰臺築乎魏邑鳳閣起於漢京皆所以賛生通志感悅幽情者也伏見所製凌烟樓棲置崇通延敞平宗即秀神皋因基地勢東臨吳甸西眺楚關奔江永寫鱗嶺相葺重樹窮天通原盡目悲積陳古賞絕舊年誠可以騁曠高明藻澈遠心矣夫識緣感傾事待言彰匪言匪迹緜世罔傳敢作銘曰

岩岩崇樓藐藐層隅階基天削戸牖雲區瞰江列楹望景延佇積清風露合（一作含）綠烟塗俯窺淮海俛眺荆吳

[illegible]奥而味香而新真妙手也

我王結駕藻思神居宜此萬春修靈所扶

藥奩銘

歲貫走尢生厭隤牆時亡驟得年有遐方水王出烟靈飛生光龜文電衣龍采雲裳九芝八石延正盪斜二脂六體振衰返華毛姬餌葉鳳子藏花景絕羣虬氣隱頹霞深神罕別妙奇不揚或繁虎杖或亂蛇床故不世不可以服未達不可以嘗眩睛逆目是乃爲良

飛白書勢銘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霜此瑤波染彼松㶉趣出八法

盡奇六文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輕如游霧重似崩雲絕鋒劍摧驚勢箭飛差池燕起振迅鴻歸臨危制節中險騰機圭角星芒明麗爛逸絲紫髮垂平理端密盈尺錦兩片字金溢故仙芝煩弱既匪足雙蟲虎瑣碎又安能匹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石帆銘

應風剖流息石横波下澴地紉上獵星羅吐湘引漢歙蠡吞沱西歷岷冢北瀉淮河眇森弘藹積廣連深淪天測際亘海窮陰雲族木起風柯不吟崩濤山墜欝浪雷沉在昔鴻荒刊啓源隆表裏民邦經緯鳥服

韓柳奇付
多胎于此

瞻貞覩海坎水巽木乃剡乃鏟既刳既鐍飛深浮遠
巢潭館谷涉川之利謂易則難臨淵之戒日危乃安
泊潛輕濟冥表勤言穆我戒逐留御不還徒悲猿雀

秋蘭徒晚絲流風漸

空駕滄烟君子彼想祇心載惕林簡松栝木採龍鷁

不覩

覘氣涉潮授祭沉璧揆檢含圖命辰定歷二崤虎口
周王夙邁九折羊腸漢臣電驅潛鱗浮翼爭景乘虛
衡石頹觥帝子寮俎青山斷河后父沉軀川吏掌津
敢告訪途

瓜步山楬文

歲舍龍紀月巡鳥張鮑子辭吳客楚指兗歸揚道出

超妙

望水詩河崩月矜大滂若沉瀲矜

關津升高問途北眺邅鄉南矚炎國分風代川揆氣閩澤四覗天宮窮耀星絡東窺海門候景落日游精八表馳視四遐超然永念意類交橫信哉古人有數寸之籥持千鈞之關非有其才施處勢要也瓜步山者亦江中眇小山也徒以因迥爲高據絕作雄而凌清瞰遠擅奇含秀是亦居勢使之然也故才之多少不如埶之多少遠矣仰望穹垂俯視地域渿淚江河疣贅丘岳雖奮風漂石驚電剖山地綸維陷川闕毀宮毫盈髮虛曾未注言況乎沈河浮海之高遺金堆壁之奇四遷八聘之策三黜五逐之疵販交買名之

當時君臣多文字之戶

薄吮癰舐痔之卑安足議其是非

謝解禁止

臣言被宣令解臣禁止天光鄭重不可勝逢飛走知感矧臣人類臣聞獲過于神或憑尸祝以請得罪于君可因左右而謝臣自惟孤賤盜竊榮級閒澀大誼猖狂世禮奇非阮籍無保持之助才愧濡衍有轆轤之用自非聖朝超然覽臣于視聽之外則今日渥澤更成妄遭來辰萎葉終先朝草小人蔵莫知能何報徒厚恩華憂恩歎息不任下情謹詣拜疏以聞

論國制啓

臣啓臣聞尺之量錦工者裁之素丈之木繩墨在匠
事亡巨細非法不行當今世問政睦藩國相望君舉
必書動成准式息躬聖壤十有餘載條制節文宜其
備矣諸王列封動靜兼該而竊見國之處事未盡善
臣之暗蔽私心有惜伏見彭城國舊制猶有數卷雖
多殊華大綱可依愚謂宜令掌故刊而撰之上著朝
典藩邦之度下揆國訓繁簡之宜傍酌州府寬猛之
中章程久具永爲恒制豈伊今美乃足貴之將來臣
忝克直員脫以啓聞煩而非要伏追悚懼謹啓

侍郎滿辭閤表

又稱臣實
自惟孤苦
風雨天倫
同氣實惟
一妹又云
臣身年老
經離憂傷
服粗食淡

臣言臣所居職限滿今便收迹金閨雲路從茲自遠
鮪經沈藏方絕光景祗戀遲廻結涕濡泗臣器机窮
賤情嗜睹昧身弱消甓地幽井谷本應守業墾畛剿
務牧雞圈豕以給征賦而幼性猖狂困頑慕勇釋擔
受書廢耕學文畫虎既敗學步亡成反抽歸跂還陋
燕雀日晏途遠塊然自喪加以亡良根孤使薄既同
馮衍負困之累復抱相如痟渴之疾志逐軍離事與
襄合東馬埋輪絕游息世宿福餘慶爰遘聖明煦蒸
霜霰草申雲落得從下走叨迹人行操勤負羈班榮
危隸矜愚訓短衰有弗及奉此而歸足以沒齒雖摩

謝承序令長備有然全志無遠古

肌髮亡報天德更冀營寬還能結草不勝感戀之情謹詣闕拜疏奉辭以聞

謝隨恩被原表

臣言 即日被曹宣命元納內外五刑以下浩澤盪汰臣亦預焉得從漢津故謬之辨闇遭周典肆眚之科大喜卒至非願所圖魚懼雞䮚且悚且慚臣誠下愚不達義方然君尊臣卑豈同犬馬且常侍臣淵穆疏草削臣所作助人爲恭猶加歎憶自己率禮寧敢慢忘由臣弊賤可侮可誣殺曾參人臣豈亡過寢病幽犧亡屢朝列身孤節卑易成論核幸大明臨下仁道

古[illegible]　由[illegible]象　賞樂之陽　恵非洞[illegible]　謬仙使之　借[illegible]

毓物澤洎㓭走臣覃末慶然古人有言楊者易生之
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亡生楊矣。何者植之者難。
拔之者易。况臣一植之功不立。衆拔之過屢至。同彼
屋。霜異此貞脆。書稱天秩有禮。易載神福在謙。臣之
薄禮理謝福秩。仰銜俯媿。行歎坐慼。即欲顛沛拜恩
下庭。但臣病久柴羸。不堪冒涉。小得趨馳。星駕登路。
不勝荷佩之誠。謹上疏以聞
侍郎上疏安此定命忝彼公朝不悟乾羅廣收圓
明兼覽彫瓠飾笙備雲和之品潰污流藻充金鼎
之[illegible]謙羽畢鉼復見翻躍枯柤[illegible]寒菼蓬起光華

讀顏延之文錄而有骨藻不傳氣足參古駟

陽給事誄

宋 顏延之

維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秉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薦臻王略中否獯虜間釁劘剝司兗幽并騎弩屯逼鞏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勍寇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洸城俛身飛鏃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殉節

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城固守投命殉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閒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槩于貞孝者實事感于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祜義有必甄處父勤君陽處怨在登賢射姑苦忠致果廻子行閒左傳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稚邑及氏自溫徂陽狐趙既

和門軍門也

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績宋皇拳猛沈毅渾敏肅
良如彼竹栢負雪懷霜如彼騑駟配服驂衡退兵喪
律王略未恢函陝湮阻瀍洛蒿萊朔馬東騖胡風南
埃路無歸轊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
子佐師危臺慄彼危臺在滑之垌周衛是交鄭翟是
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
擊和門晝扃料敵厭難時惟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草
衰邊矣獯虜乘障犯歲鳴驥橫厲霜鏑高翬軼我河
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為圍翳翳窮壘嗷嗷羣
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闊卒無半菽馬實拑秣守未焚

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瘡傷拊巡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栝嗚呼哀哉責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疏爵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 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而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椎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豈期深而好遠哉蓋緣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 言人以難得為貴易致為賤也藉資

藉也薄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巳父老堯
賤之也
禹錙銖周漢而緜世浸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
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
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有晉
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
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
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菽不給母老
子幼就養上匱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謂齊宣王曰君不如父重）追悟毛子（毛義）捧檄
之懷初辭一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
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跡深棲于是乎遠灌

靖節之諡無愧而後人乃勝其人者始之榮也

畦蔬為供魚菽之祭織絇緯蕭以充糧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棄煩促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赴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誄華名由諡高茍允德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其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遘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遥集（奇）（望古人而遠）韜此洪族蔑彼名級（俱）睦親之

與之爲

黙置斉

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于布言廉深簡絜貞夷粹溫和而能峻慱而不繁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于此兩非黙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黙置言不為人所非議）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覇虛禮州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天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量難鈞進退何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邴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才數以病去官）子之悟之可悟之辨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卽無入不自得）汲流舊巘葺宇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

深情古貌
意味愈生

明是惟道性糾纏幹流冥漠報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聽譬斯義履信曷憑思順何寘年年守身疢維瘵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傃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遵遺占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却賻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閻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閡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違衆速尤迕風先蹷身才非實榮聲有歌潛恐延之特扌

以傲物愚寵以陵徽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仁

人故以相誡也

焉而終智焉而斃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

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加彼言過于黔婁展禽也

祭屈原文

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

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

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

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

逢辰之缺溫風怠時飛霜急節溫風養物飛霜殺物嬴芉遘紛

昭懷不端嬴秦姓芉楚姓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跡

稿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

彼樹芳實頴實發望汨心欷贍羅思越藉用可塵羅

忠雖闕

與江湛書　王微

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躄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騶會忽扣華門閭里咸以爲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値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石充鷲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良史邪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朗于天表必欲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援卜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者必不乏于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劫勒通家疾病

人塵穢難甚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盍願乎書云任官
維賢才而君擢士先疹廢芘芘樸樕似不如此且弟
曠達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不任輿曳入闈兄
守金城永不堪抃抱就路若不憊疾并性僻而何比
君曰表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遭太公將郎華
士之嶘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光武以爲衍才浮
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
舉況無古人之才槩敢于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
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逢此時或亦不免高閣乃復假
名不如巳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敦山公而以

仲容見處徒以槌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眞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舉未以巳勞則商販之事又連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騈籍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港瀁之極終不能舉其契爲之辭矣子將明竟必靈哈於萬里汝顏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而奐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

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弔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郎哉其舉可陋其事不經非獨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笑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讓耳

徽歷轉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人父憂去官徽素無宦情屢除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舉徽爲吏部郎徽與湛書作絕棲遲環堵

本固佳似兒女偶矜鍊風神嫋妙雅此等口筆矣

辭南康王牋

梁王僧孺

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旣貽疵孱方致嶶繩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傅卑主下官生年有値謬仰淸塵假冀西雍竊步東閣多慙袪服取亂長裾高楫相望直居座右長揖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厠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罻羅裁舉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

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横潭亂海蹴魚鼈而爲群
披榛捫樹從虺蛇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
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躑躅下席淚若綆縻

雍藩步東閣多流梳服取亂矣若言[illegible]
于上才友南乎主下宜生年亦值參巾清[illegible]
絶俯錄收拜且歸初照籥以前朱偉[illegible]止[illegible]
下宜不能選濟山陽而正冠李下既[illegible]
關南梁王殿[illegible]

與何遜書　　梁王僧孺

靑李叟入秦。粱生適越。猶懷悵悵。且或吟謡。況岐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郭李。淫淫承睫。吾猶抗手分背。羞學婦人。顧實不肖。文質無所抵。蓋困在衣食。迫於饑寒。非有奇才絶晷。高談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擬燕。偃息藩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髓月攴。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珪裂壤。功勒景鍾。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蓋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除舊布新。淸畧方

且拖樂衛圖訟謳有主一旦陪武帳仰文楹備聃佚
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未有踹
景追風奔騄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遥力躓可
隸懔懔思得應絃臂懸厨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
鼎以餧鷹鸇雖事異鑽皮文非次骨猶復因茲舌杪
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幸聖
王留善貸之德紓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所
謂還魂斗極追風奉高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
無美惡入宮見妬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彊近之親是
以媾市之徒隨相媒孽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

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李流所以發此哀音

雍門所以抑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萬物多悲長

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鋪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

含輕重而同悲秋葉脆傷雜黃紫而俱墜悲夫豈

復得與二三友士抗首接郄履足差肩摛綺縠之清

文談希夷之至道惟異悲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

憑其留賓憐此行乞爾

真使還日我不見丁今三年是其遺也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孝儀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屆氊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饜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苜蓿嘶立故墟人獲葡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隣相勞倦屋蟹螯甌覆蝦榹未改朱顏畧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彈賈執傳湛文

長兼御史中丞劉孝儀稽首言南康嗣王府行參軍

知誥事賈執與前中書舍人傅湛在王座飲酒時上
不安人從臺還聖體已和湛乃揚眉瞋目謂執曰朝
念天子我不見閤出皆慢言語連及于上共執忿諍
湛昔經殺牛設父自殺近效殘貪贓賂狼籍特逢解
口省其餘命自被棄廢尤懷怨憤謗訕不遵謹按前
兼通事舍人臣傅湛才薄篤蹇特荷抽擢自頓左右
頻蹈極刑抑對鞫書累逢闕過未聞報效反懷毒讟
聖體不安臣下憂懼而湛敢生怨望輕肆慢辭醜辛
及父心無愛敬戲語連上罪同悖逆未更爲癡不貲
虎今之忠甘泉道薦進見状風之罪○宜其徇乎東市

觀此彈章
宛近大雅

尸彼轂門南康嗣王府參軍臣賈執始聞湛語初無逐雀之心未因私忿遂顯鷹鸇之逆雖迹似折奸意由肆憾惡慢于人自彰穢醜見辱父子已會季倫之辭爭及其父復入梁蚡之難是使王嬙悲于連累黑要喜于得用太子舍人始興蕃王臣蕭毅幸因祉祚爵領藩屏而散金失所設醴乖人雍容之賓未遊于離光號怒之客日醉于雷池致使傳徒跖蹝慢醉口路醜顏受辱曾無發糾並怨伯厚之心俱鳴路粹之責臣等參議請以見事依法免毅所居官解執知譜事請議貶黜付之卿論不得斯預官流刺啓施行謹

不禁止

誡子書

王僧虔

知汝恨吾不許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涯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專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

雷次宗與子姪書夫生之修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至言也

所謂浮夫之志情與事殊

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
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
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
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
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
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
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
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袠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
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
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

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懃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於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蔭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

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
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
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
方應從宦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可痛）
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
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萬一未效之間望有成就者
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惟（不知深矣）
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叙
胸懷

僧虔子慈終齊廬陵王中軍長史志中書令揖大

中大夫彬秘書監寂秘書歸僧虔宋世嘗有書誡
子
僧虔瑯琊臨沂人曇首子仕宋爲尚書令入齊遷
侍中左光祿大夫
嘗讀顏之推勉學篇曰飽食醉酒忽忽無事又曰
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塞默低頭欠伸而已無不熏
衣剃面傅粉施朱又曰顧人答策假手賦詩又曰
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
不爲小人也又曰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
始無一可

北山移文　　宋孔稚圭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度白雪以方絜干青雲而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其亭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盼屣萬乘其如脫聞鳳吹于洛浦值薪歌于延瀨固亦有焉豈其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朱公之哭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心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世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隱南郭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雲

梁元帝與劉智藏書山間芳杜自有松竹之娛巖穴鳴琴非無薜蘿之致修德之暇差足樂也德不修德甚乎隱

壑雖假容于江皐乃纓情于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張（去聲）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談空空于釋部覈玄玄于道流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芰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于海甸馳妙譽于浙右道帙長擯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琴歌既斷酒賦無續

常綢繆于結課再紛綸于折獄籠張趙于往圖架卓魯于前籙張敞趙廣漢俱爲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善爲令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青松落蔭白雲誰侶澗戶摧絕無與歸石逕荒凉徒延佇至于還飇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于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峰竦誚慨游子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故其林慚無盡澗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皐之素謁逸議謂隱逸之議素貧賤之交也謁告也今又促裝下邑浪拽上京雖情投于魏闕或

假步于山扃豈可使芳杜厚顏薜荔無耻碧嶺再辱
丹崖重滓塵游躅于蕙路汚淥池以洗耳宜扃岫幌
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于谷口杜妄轡于郊
端于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
而掃跡請廻俗士駕爲君謝逋客

辭隨王子隆牋

齊謝朓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東西或以嗚唈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筭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兎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寤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

澥方春旅翩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惟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屨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子隆爲荆州刺史好辭賦數集僚友朓以文才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勅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朓辭子隆時荆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

朓字玄暉陳郡陽夏人歷吏部尚書郎下獄死

報書有子爲公侯母爲俘隷熱不見母熱寒不見母寒衣不知有無食不知飢飽句

與子宇文護書　　閻姬

天地隔塞子母異所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肝腸之痛不能自勝想汝悲思之懷復何可處吾自念十九入汝家今已八十矣既逢喪亂備嘗艱阻恒共汝等長成得見一日安樂何期罪釁深重存沒分離吾凡生汝輩三男三女今日目下不覩一人與言及此悲纏肌骨賴皇齊恩卹差安衰暮又得汝楊氏姑及汝叔母紇干汝嫂劉新婦等同居頗亦自適但爲微有耳疾大語方聞行動飲食幸無多恙今大齊聖德遠被特降鴻慈既許歸吾於汝又聽先致音耗積稔長悲

豁然獲展此乃仁伴造化將何報德汝與吾别之時年尚幼小以前家事或不委曲昔在武川鎮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兎汝身屬蛇鮮于脩禮起日吾之闔家大小先在博陵郡住相將欲向左人城行至唐河之北被定州官軍打敗汝祖及二叔時俱戰亡汝叔母賀拔及兒元寶汝叔母紇干及兒菩提并吾與汝六人同被擒捉入定州城未幾間將吾及汝送與元寶掌賀拔紇干各别分散寶掌見汝云我識其祖翁形狀相似時寶掌營在唐城內經停三日寶掌所掠得男夫婦女可六七十人悉送向京吾時與汝

同被送限至定州城南夜宿同鄉人姬庫根家茹茹
奴望見鮮于脩禮營火語吾云我今走向本軍既至
營遂告吾輩在此明旦日出汝叔將兵邀截吾及汝
等還得向營汝時年十二共吾並乘馬隨軍可不記
此事緣由也於後吾共汝受陽住時元寶菩提及汝
姑兒賀蘭盛洛并汝身四人同學博士姓成爲人嚴
惡汝等四人謀欲加害吾與汝叔母等聞之各捉其
兒打之惟盛洛無母獨不被打其後爾朱天柱亡歲
賀拔阿斗泥在關西遣人迎家累時汝叔亦遣奴來
富迎汝及盛洛等汝時著緋綾袍銀裝帶盛洛着紫

織成纈通身袍黃綾裏並乘騾同去盛洛小于汝汝等三人並呼吾作阿摩敦如此之事當分明記之耳今又寄汝小時所著錦袍表一領至宜檢看知吾含悲戚多歷年祀屬千載之運逢大齊之德矜老開恩許得相見一聞此言死猶不朽況如今者勢必聚集禽獸艸木毋子相依吾有何罪與汝分離今復何福還望見汝言此悲喜死而更蘇世間所有求皆可得母子異國何處可求假汝貴極王公富過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暫見不得一日同處寒不得汝衣饑不得汝食汝雖窮榮

極盛光耀世間汝何用爲於吾何益吾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養事往何論今日以後吾之殘命惟繫於汝爾戴天履地中有鬼神勿云冥昧而可欺負汝楊氏姑今雖炎暑猶能先發關河阻遠隔絕多年書依常體慮汝致惑是以每存款質兼亦載吾姓名當識此理不以爲恠

護母閻姬與皇第四姑及諸戚屬並沒在齊護居宰相之後每遣尋求莫知音息至是並許還朝齊主以護既當權重乃留其母以爲後圖仍令人爲閻作書報護護得書悲不自勝報母書齊朝不即

發遣吏令與護書要護重報往返再三而毋竟不至朝議以其失信令有司移齊書未逆而毋至皋朝慶悅凡所資奉備極華盛榮貴之極振古未聞姬河南河陰人

淡而彌長哀而不傷祭文中妙手

祭荆州刺史殷道方文

齊魏收

維太昌元年十二月庚申朔越十二日辛未友人鉅鹿魏收謹以清酌少牢之饌敬祭于荆州刺史殷君之靈曰嗚呼哀哉惟君世載不殞英聲在茲風流有屬自爾弘之孝爲行本忠實身基旣言斯立辭禮窮詩器則清賞才惟英傳於暢風雷蕭條丘壑顧言朝市志懷淡薄比契沉冥均情寂寞佳塵守官及爾同僚塤篪合韻琴瑟俱調丹墀踵武淸道齊鑣跡淪閑曠心共津濠乃眷平生相忻同趣殷勤宴喜流連辭賦溘矣不追長違世務詠歌徒在音徽空樹昔猶肢

體與子裘裳今其往也生死殊方形骸何促天地何長申茲沃酹贈以哀傷嗚呼哀哉

與蕭令王僕射書爲袁彖求諡　齊虞羲

袁侍中體高亮之宏姿挺孤竒之逸操孝友結於衡閭忠正表於邦域懷抱七經該綜百代淸文麗目幾義窮神言非義而不發容導禮而後動居平無閑事等安期處顯不驚道均無欺兄弟親從同居共財怡怡雍穆人所不聞顧與善無徵報施徒語岱山委岫峴岳摧峰四海搢紳誰不掩泣明公德冠時崇道高表物若得横議聖時斟酌今古採茂實于當年標芳流于千載馳徽諡于山道凋貞氣于泉門豈非體國至公典謨之盛軌者哉

爲齊文宣西討詔　　　　齊魏收

朕曆數在躬志清四方蕞爾秦隴久阻風化混一之事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下甲汾流泛船晉地便當躬率將士平陵王壁徑掩長安梟彼兇首雖藏山沒水終不繼赦朕與梁國舊敦好睦近聞其奸乃欲規謀宜令上黨王渙總勒熊羆星流風捲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內外咸使聞知

古文奇賞卷之十三　終

